

刊 特 時 戰 書 叢 白 黑

單時的財政問題

編主瑞俊錢 著漠耕駱

售經總店書活生 上海

五十之刊特時戰書叢白黑
題問政財的時戰

分四幣國寶價冊每
費郵加酌埠外

著者駱耕漠

主編者錢俊瑞

發行者黑白叢書社

總經售

上海福州路

生活書店

第三八四號

印翻准不•有所權版

版初月一十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(漢)版再月二十年六廿國民華中

目 次

I 緒論.....	一
II 中國的財政在平時.....	四
(一) 收支的不能平衡	
(二) 收入的不合理	
(三) 支出的不合理	
III 解決戰時財政的幾個前提.....	八
(一) 敗底抗戰	
(二) 有大錢的出大錢	
(三) 使支出合理化	

(四) 航空政治與政策運動

因 德國威爾海姆·錢瑟託題

- (1) 由下近距離的估計
- (2) 德國空軍的擴大辦法

一 緒言

近來我們常說，中國這次的抗戰在戰略上應該採取消耗戰和持久戰；因為只要我們能夠英勇地跟暴日戰上一年或兩年，我們的敵人縱不敗於軍事，也要敗於其他方面。譬如在財政方面吧，假使戰事再延續和擴大開去，日本軍閥就很可能招來一個不堪收拾的危局；因為在這次戰事發生以前，日本財政已經支綰異常，自這次戰事爆發以後，財政預算又一再膨脹（第一次五萬萬七千萬元，第二次二十萬萬元），試問連年都告不敷的日本財政能夠再來幾個二十萬萬呢？不過這話的意義也是相對的：我們自己假使不在財政方面善加安排，我們又那裏能夠在未來的消耗戰和持久戰中取得必然的勝利呢？

老實說，日本的財政固然到處都是暗礁，不過中國的財政也不見得就是康

莊大道；所以在這方面，我們是不能作片面的定命式的樂觀想頭。我們今天在財政方面所以還敢於自信者並不是在於過去，也不是在眼前這一刻，而是在將來。我們認為可以樂觀的只在這一點：日本財政是處於潮落的階段，一天一天地趨向於崩潰；中國財政自神聖的抗戰爆發以後，却正如朝日東升一般，充滿活氣，那怕它有各種宿疾，也是容易療治好的。這是我們研究中國戰時財政應該認清的第一點；第二，我們更應認清：病人要醫好他的宿疾，使自己體內的活力素能夠健旺起來，一面固然要肯聽從醫生的勸告，同時還要不怕開刀。所以要使中國戰時財政真的變成有辦法並能制勝敵人，那還要主持軍政的領袖們能夠具有「斷臂療疾」的決心。

這是中華民族這次抗戰能否取得最後勝利的一個重要關鍵，在這民族抗戰

剛開始的當兒，我們必需加以探討，並對我當局提供若干意見，以備參考。

二 中國的財政在平時

要曉得中國戰時的財政如何安排纔有辦法，纔能制勝敵人，我們還得從中國的平時財政（事實上「九一八」事變以後，中國的財政就早該作戰時的處置）說起；因為戰時財政是從平時財政脫胎出來，我們非究明它的母體不可。

誰都知道，中國的財政在平時是害着很大的毛病的，扼要點說，大概有下列三點：

第一是收支的不能平衡，即收入少，支出多，以致每年非借債度日不可。

譬如一九三一年增發內債四萬一千六百萬元，一九三二年向中央銀行借墊二萬二千五百八十萬元，一九三三年又發內債二萬四千八百萬元，一九三四年又續

發內債三萬二千萬元，一九三五又借了七千萬元的債款，所以每年平均至少有一萬餘萬元的赤字，這不是很糟糕嗎？難怪有人擔憂：中國財政到了戰時必將隨着收入的減少和支出的激增而更束手無策。

第二是收入的不合理，這表現在國民對國家財政負擔的不公平一點上。誰都知道：中國的財政收入以租稅收入佔絕對的多數（一九三一年佔全收入百分之九七・二，一九三五年亦佔百分之七七・三），同時租稅收入之中，百分之九十以上又屬關、鹽、統三稅。這三種稅是什麼稅呢？它們是典型的消費稅，是要由最後的消費者來負擔的。譬如關稅要由購用洋貨的人來負担，鹽稅要由吃鹽的人來負擔，統稅要由購用國內中外廠商出品的人來負擔。從這裏，我們不難見到富有的人是比一般平民便宜多了；因為他們在生活上的消費縱使比一般平民奢侈，但是他能所負担的稅款，相對說來，總比一般平民輕了許多。譬

如富人比窮人富上一百萬倍是常有的事，但是他們所消費的食鹽至多也不過比後者多上幾倍而已。所以中國的財政收入一大半是從一般平民身上徵取來的，富者對於國家的貢納實未盡其天職，這不是很不公平嗎？

第三是支出的不合理，這表現在中國的財政支出全是消耗性的而不是移轉性的。財政支出在一般財政學上可分成兩大類，如軍費、行政費的支出即屬於消耗性的，因為它們支出以後，並不會增加國家之總的財富；至於如工商保息金、國營事業建設費等類的支出，則為移轉性的，因為它們雖從財庫移出，却仍能替國家增加財富，增加稅收，有轉移回來的功效。所以一般說來，前者是壞的，後者是好的。可是中國以往的財政支出，軍務費却佔百分之三、四十，債務費百分之三十上下，政務費亦達百分之二十以上，很少有移轉性的，這就是中國財政支出不合理的地方。

一國財政收支的不平衡是一種病態，同時再加上收支兩方面的不合理，則其病態就更加嚴重了。譬如害病原是人的生活過程中的一件壞事，如果害的病又是花柳病，那不是更難邀得人們的諒解嗎？可是中國的平時財政却正有這種情況，這是我們處理中國戰時財政問題的時候，所必需剷除掉的病根。

三 解決戰時財政的幾個前提

一、澈底抗戰 按前述中國財政的平時情況而論，我們實在勝不了日本，甚至還遠不如我們的敵人；但是我們依然認為：只要我們能夠作持久的消耗戰（當然是從軍事動員以至民衆動員），我們還是有最後勝利的把握。那末這是從那裏得出來的結論呢？這是從事態發展的新情勢上得出來的。簡單說來，就是如此：日本帝國主義這次對華所挑起的戰爭是一種侵略的戰爭，是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最後和最殘暴的一種掙扎，戰事愈拖延下去，它就愈不能得到國內民眾的同情，同時還必然要引起他們的反感；因為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和平而不是侵略戰爭。所以日本戰時財政的基礎是不穩固的，它很容易因國內民眾的反駁

裏求生而抗戰，一般民衆必然會踴躍地來支持這一神聖的抗戰，所以戰時財政的重重負擔，他們都會以最大的耐力擔擋下來，戰時的財政基礎是不容易動搖的。在這裏我們尤需注意：以往中國財政的收支是極不合理的（這在前面已經分析過），尤其是其中龐大的軍務費差不多全是爲了內戰和自相殘殺，一般人固然要爲這負擔而怨聲載道；現在財政支出固然較前擴大百倍，但是這是爲了對外殺敵，爲了數年來全國所要求的抗日戰爭，所以人民還反而有樂於分擔的可能。這是目下中日兩國的戰時財政根本不同的地方，我們深信中國戰時財政能有辦法，能保障抗戰的最後勝利，也就在此。

我記得千家駒先生曾經說過這樣的話：「我們不用憂愁中國的財政收支在平時就不平衡，因爲一到抗戰的大前提實現以後，它是可能有辦法和有光明的一，

前途的。」這話真可謂觸及中國財政問題的核心和要點！

所以在基本點上說來，我們要解決中國戰時的財政問題，只要我們能夠抗戰到底就行，問題是很簡單的。不過有些人給失敗主義迷了心，却認不清這一過程：他們以爲中國財政在平時既已窘迫，那末我們那裏還好長期抗戰下去呢？他們再也不願意向前跨進一步，去分析在新的環境之下可能產生的各種新事實！

二、有大錢的出大錢 其次，在前述的基本條件實現之下，我們當然還得勇敢地去執行其他各種變革；否則，中國的戰時財政還是可能在半路上崩潰下來的。那末我們還該做些什麼呢？我認爲，第一，我們要使財政收入合理化，使全國國民對戰時財政作公平的負擔。過去關、鹽、統三稅，關、統兩項今後自然要大大減少，政府自非另闢財源不可，我們希望政府當局趕快推行優良的

直接稅，即以財產（特別是遺產），收益為對象的高度的累進稅，必要時還僅可向富戶徵收富戶捐或救國捐。這樣做了以後，不但國民負擔可以公平，就是國家收入也可增加了，這確不失為一舉兩得的良策。不過按眼前的事實而論，却還不會做到這點。現在為了解國，沒有錢的人是拼命在那裏出力，以盡「有力出力」的國民天職，前方的將士則更在秋風苦雨之中浴血殺敵；但是有錢的人，特別是有大錢的人，却不會肩負起他們應盡的責任：「有錢出錢」和「有大錢出大錢」。何以見得呢？第一獻產救國的人，我們聽見得很少；第二投資內地，為國防培養新的經濟基礎的，我們也很少聽見；第三，政府對於富戶，也還沒有課以與權利相等的義務；第四，在相反一方面，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，我們却見到國內成千成萬的資金變成外匯，僑居到香港、紐約去！所以要用相當強制的辦法使有大錢的人出大錢，使國民對國家的財政負擔平均，並使

我國戰時的財政收入增加，乃是我們今日應該首先實施的第一項變革了。

三、使支出合理化 在財政支出方面，我們也得加以改革，使之合理化。前面已經說過，中國的財政支出在以往是很不合理的，幾乎全屬消耗性而很少移轉性，以致財源一天枯竭一天。現在處於空前的對外抗戰之下，軍務費的支出當十百倍於平時；不過按其實質說來，此項軍務費已和以往的不同，已含有積極的消耗性了，因為它為中華民族爭獨立，爭解放，這是隨着抗戰而來的自然而然的改進。至於政務費一項，自抗戰爆發以後，固然也會加以減縮，不過普遍地減低高級官員的薪給，裁汰冗員和取消駢枝機關這一類的工作，畢竟還不會很好地做到，這是今後還得繼續厲行的。此外，在積極方面，如何使財政支出能含有移轉性，即擴充真正的建設費和獎勵保息金之類，以培養國富和未來的財源，在眼前還根本不曾顧到。對於這點，因在抗戰爆發之初，我們固然

不應加以苛求；但是在今後整個的財政國策上，這一缺憾是有迅速彌補的必要
的！

四、民主政治與民衆運動 上述兩項工作的實施，即使財政收支都全部合理化，是我們爲了求得中國戰時財政問題的澈底解決，所不得不有的補充條件。它們在抗戰繼續開展的大前提之下，固然有逐漸實現的可能，不過在這時我們假使仍忽略掉另外一個基本條件，它們的實現一定還是十分迂迴的，甚至是不可靠的，所以我們同時還必需注意這另一基本條件。這另一基本條件是什麼呢？簡單點答覆，就是我們抗戰政府的民主化和民衆運動的迅速擴大。譬如財政收入一項只有在抗戰政府日益民主化的前提之下，才能厲行上面兩項工作的實施，而逐漸擴大起來。這就是說，只有在這一基本前提底下，才**能**更有大錢的人，在這搶救民族生存的神聖的抗戰中，也能担负起出大錢的責任來；才能